1. 困在這世上的人，哪個不是苦苦防衛著他希望成為真理的特殊性！他的願望即是他遵從的法則。一旦他的特殊性提出了要求，他便拱手相讓。只要是它的需求，他便來者不拒，畢竟那是他之所愛。一旦它呼喚了他，他便聽不見任何其他聲音。只要能使這一特殊性免於最輕微的侮辱、最微小的攻擊、耳語般的質疑、風吹草動一般的威脅，或除了極度崇拜之外的任何事，就不致於有太過投入的努力、太過巨大的成本、和太過高昂的代價。這就是你的孩子，你深愛著它，一如天父深愛著你。然而它卻取代了你的創造，他們**才是**你的孩子，使你得以共享而非搶奪上主為父身分的亦是他們。你讓這孩子成為了你的力量，但他究竟是什麼？這地球之子讓你在他身上揮霍如此的愛，但他究竟是什麼？上主受造的這一拙劣模仿取代了你的創造，而它又是什麼？如今，上主的東道尋獲了自己更為喜愛的另個孩子，而他們安在？

2. 上主的記憶不會獨自閃耀。不論是已出生或仍未出生，尚未到來或顯然已經過去，弟兄內的存在依舊涵融了所有的創造，乃至一切受造及創造之物。他內的存在永恆不易，藉著肯認這點，你才得以認清自身的永恆不易。你內的神聖性非他莫屬。若能在他內看見這一神聖性，它便會回歸於你。你獻給特殊性的所有禮物全屬於他，因而它們亦將回歸於你。所有的愛與關切、強力的保護、沒日沒夜的關心、深切的掛慮，乃至於堅信這就是你——這一切都非他莫屬。你給了特殊性的，沒有什麼不是他應得的。而他應得的，也沒有什麼不是你應得的。

3. 你若受了特殊性的佔據，又怎能明白自己的價值？在他的神聖性中，你又豈會明白不了？不要企圖把自己的特殊性塑造為真理，這若是事實，你就萬劫而不復了。相反的，你應感激自己有能力看見他的神聖性，**因為**那才是真理。而他內的真實在你內亦是同等的真實。

4. 要這麼問自己：**我**能保護得了心靈嗎？是的，你能稍稍保護得了身體；這是暫時的，無法永久。而往往你自以為的保護實是傷害。你保護它的**目的**何在？它是健康或它會受傷，便取決於這一選擇。若是為了誇耀，為了釣更大的魚，為了替自己的特殊性打造別具一格的門面，或為了替自己的憎恨編織一副美麗的框架，你就是在判它腐朽，乃至死亡。而你若在弟兄的身體中看見這一目的，這就成了你對自己這具身體的宣判。反之，你應替他編織一副神聖的框架，以便真理能照耀他，並**使你**免於腐朽。

5. 天父會永保自己的受造安全無虞。你營造的錯誤觀念無法動它分毫，因為創造了它的不是你。別被你那愚蠢的幻想給嚇著了。沒有人能攻擊不朽之物，而俗世之物則產生不了任何結果。唯有你在它內見到的目的是有意義的，而這一目的若是真理，它就能安全無虞。若否，它便失去了目的，而成了尋求虛無的工具（means for nothing）。只要是你眼裡尋求真理的工具，就必會共享它的神聖性，並如它一般穩穩安住於光明之中。而這一光明亦不會隨著它的消失而熄滅。它的神聖目的賦予了它不朽，進而在天堂中點亮了又一盞燈，你的創造會在那兒認出你給它們的禮物，而這也表示你未曾忘記它們。

6. 「**為的**是什麼？」這即是俗世中的一切所應經受的檢驗。它的答案會造就這些事物在你眼裡的目的。它們本身不具意義，但你能賦予它們真實性，端看你服務於何種目的。此時的你不過是手段，而它們也一樣。上主則既是神聖的手段，亦是神聖的目的。在天堂裏，手段和目的是一體的，亦與上主一體。這就是真實創造的境界，不在時光中，而在永恆內。你無法對這兒的人描繪這樣的境界。而你也找不著能使人學會其真諦的那條途徑。直到你越過學習、直抵天賜；直到你為自己的創造再造那神聖的居所，你才終會明白。

7. 天父的創造同工必然也有一個聖子。但這聖子必會被創造得與祂相若。那是個完美的存在，涵融了一切，亦為一切所涵融，什麼也不缺又什麼也拿不走；天生不具大小，亦不在時空之中，且不受任何型態的限制或無常所囿。手段與目的在此合而為一，而此一體之境亦無窮無盡。這一切皆真實不虛，但任何人在自己的記憶裏若還有尚未學習的課題、目的仍不明確的信念、或帶有分裂目的的願望，這對他而言就不具意義。

8. 這部課程並不企圖教你無法輕易學會的道理。它的範疇超不出你的掌控，除此它只會說，一旦你已準備妥當，原本非你莫屬的便會來到你跟前。在這世上，手段與目的是分離的，因為它們便是如此受你營造、如此受你感知。所以在處理它們時，我們會假設二者是分離的。你必須牢記在心：一切感知都是上下顛倒的，直到你了解它們的目的為止。感知乍看上去並不像是手段。而正是基於這點，才使你難於理解它有多大程度必須依賴於你在它身上看見的目的。感知看似會教你你眼之所見。然而，它不過見證了你的教導。它是你內心願望的外在成像；你希望能成真的一副形像。

9. 看著自己，你就會見到一具身體。在不同的光線下看它，它就會看似有所不同。而一旦缺乏光線，它就好似消失了蹤影。但你可以再次確認它的存在，因為你仍能用自己的手去感覺它，並聽見它在移動。這就是你希望自己能夠呈現的一副形像。它是你實現自己願望的手段。它提供了你雙眼、雙手、和耳朵，以便你能看得見它、感覺到它，並聽見它發出的聲音。它向你證明了自己的真實性。

10. 於是，身體成了你對自己的一套理論，但不具任何超越其自身的證據，也逃脫不了它的目光。若是藉著它的雙眼去看，其途徑便相當明確。它會生長然後凋萎，繁茂然後死亡。而你也無法想像若沒有了它，你又是什麼。你為它打下了罪的烙印，憎恨它的所作所為，並判定它為邪惡。然而，你的特殊性卻悄然說道：「這是我的愛子，我所喜悅的。」於是這一「愛子」成了他的「父親」達成其目的的手段。他們並不相同，甚至也不相似，但「愛子」仍是提供「父親」他想要之物的手段。這是對上主創造的拙劣模仿。一如聖子的創造給了祂喜樂，見證了祂的愛，並共享了祂的目的，身體亦證實了那營造出它的念頭，並為其真理和真實性而喉舌。

11. 於是兩個孩子就這麼被造就了，他們看似行走於世，卻從未碰面，亦無會晤之所。其中一個是你自己的愛子，你眼裡的他在自己外邊。另一個則安住於內，那是天父的聖子；他在弟兄之內，一如弟兄在你之內。二者的不同不在他們的外貌或他們的去向，甚至也不在他們的所作所為。他們具有不同的目的。正是這一點讓他們各自物以類聚，又在一切層面上帶著相異的目的彼此分離。上主之子保有天父的旨意。人子所感知到的則是外來的願望，並希望它能成真。因此，他的感知確實服務於他的願望，因為前者給了後者一副真理的表象。然而感知也能服務於另外一個目標。它並未被特殊性所囿，而是由你的選擇所決定。而你有能力做出不同的選擇，並把感知用於不同的目的。那麼你眼之所見便會玉成那一目的，並為你見證其真實性。